

昨非菴日纂三集守雌卷之十四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東方朔○誠子曰○明者處世○莫尚於中○優哉游哉○
與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
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
危○好名者得華○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
餘者不匱○自盡者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
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漢田蚡爲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武帝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之得無誅幸爾。宋顏峻久執朝政。庾徽之奏其豫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善必歸已。尋於獄賜死。

唐岑文本既拜中書令。還家有憂色。母問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自古豪傑之士。立業建功。定變弭難。大抵以無所爲而爲之者。爲高三代人物。固不待言。下此如范蠡霸越。而扁舟五湖。魯仲連下聊城。而辭千金之謝。却帝秦而逃上爵之封。張子房顛羸蹶項。而飄然從赤松子游。皆足以高出秦漢人物之上。左太冲詩云。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李太白詩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可想見其人。

天下惟妬善者多。服善者少。故文士尤當韜晦。劉孝標與梁武帝策錦被事。多十餘事。帝失色。遂不復引見。後沈約與帝徵粟事。約少帝三事。出語人曰。此公護短。不讓卽羞死。後帝聞之亦怒。唐孟詵以識藥金。左遷台州司馬。穴徐摛經史百家。答對如流。卒爲朱异所忌。出爲郡守。以此知韜晦二字。文士所當盡心。鮑昭多累句。王僧虔用秃筆。豈其無見。

好辯以招尤。不若訥默以怡性。廣交以延譽。不若索居以自全。厚費以多營。不若省事以守儉。逞能以誨妬。不若韜精以示拙。

韓非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墮而舌尚存。

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故早年似荆軻。晚歲似魯仲連。得老氏不敢爲天下先之術。不代大匠斲。故不傷手。善於打乖。荆

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
固陵始議韓彭地。複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
乘時與之幹旋。未嘗自我發端。故消弭事變。
全不費力。朱文公云。子房只是占便宜。不肯
自犯手。做如爲韓報秦。攬掇高祖入關。及項
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
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閑地。又只
教四老人出來做。後來誅戮功臣時。更討他

不着。邵康節之學。亦與子房相似。康節本是
要出來有爲之人。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纔覺難便。抽身退。如擊
集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蓋自
家都不犯手。又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看
花。勿看離披。是也。

情境難當處。惟忍是藥。逸樂難制處。惟節乃佳。
懶殘唐天寶初。居衡嶽寺。爲衆僧執役。食退卽

收所餘。性懶而食殘。因名懶殘。李泌寓衡。嘗
夜訪。懶殘方撥牛糞火煨芋。出半芋食之。曰。
慎勿多言。領取十年作相。後果然。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
主。藏於無形。行於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始於無欲。動於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
遠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
泉必竭。直木必伐。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

固在言前。黎民之所以蒙禍者。以妄議國家
典法故也。故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
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

務博之學不精。好大之願不副。過望之福不享。
云何是第一等人。曰。本分人是。云何是本分人。
曰。走江湖不如理田園。鍊丹砂不如惜五穀。
結權貴不如樂妻孥。奉仙佛不如歆祖考。
世傳文昌帝君。部從者爲天聳地啞。蓋帝君所

司定爲人間爵祿之籍。以爲凡享爵祿者。必
須笨鈍昏塞。不然亦是狡黠裝聾。做啞。一輩
若炫聰明。定遭黜落。

西域人養羊供饌。旣肥澤。輒繫狼時一怖之。羊
得怖。漫脂消盡。肉益美。北虜得良馬。日間小
馳驟之。夜則繫前足。使不能跳躑。又繫其啣
勒。令不能水艸。如此旬月。浮臙悉去。脊背日
強。雖日馳數百里。饑渴不困。吾輩處林泉。逸

居飽食。正須勞以登涉。散以嘯咏。漱以清泉。
苦茗空寒之味。以滌其昏鈍。卽文章翰墨。未
嘗不貴多聞博涉。亦必濟以苦思稿坐。於虛
寂中。索摸得些子。方有自繇分。不然則凡氣
不斷。所謂漫脂浮臙未除故也。

勢到七八分。便止。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
事功。聞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造化翁寂專一則發育萬物有力人心寧靜專
一則窮理作事有力

林退齋先生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
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吃虧從
古英雄只爲不能吃虧害了多少事

費鵝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清年妙
才高科皆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漫
漫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

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
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
法也

好上而枯歎壁蝸何無智識任重以斃笑蝨虱
直恁痴迷

宰相歸山覺德機之俱杜儒童應試每氣焰之
橫飛功名途本無涯見慣渾如閒事

先者衆惡之鋒下者百祥之海貪者殺身之刃

廉者保命之符。賸剝成家。放利兒何會長世。睚眦修怨。健訟子無不傾宗。

明而晦用之。剛而柔用之。此經世妙策也。孫登謂嵇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涉世持身。不可不深思此語。

吳王浮於江。登乎徂之山。衆徂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藪。有一徂焉。委蛇攫擠。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徂執死。

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徂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子。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三百八十四爻。首標潛字。全易秘奧。都在個裏。恃才妄作。如救火披蓑。守拙全身。如操舟帶瓢。高山峻嶺。以持躬。廣谷大川。以蓄物。澄潭止水。以養性。深溪絕壑。以藏用。

孫登字公和。性無怒人。或投之水中。大笑而出。

與之語不答。稽康從游三年。將別曰。先生終不言乎。登曰。子知火乎。生而有光。不用其光。以全其光。若子才高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及康繫獄。自責云。昔慙下惠。今愧孫登。立身當高一步。立方超邁。處世當退一步。處方安樂。

飄風驟雨。傾洞不能終朝。艷卉鮮葩。爛熳那堪。卒日就此已足矣。敢萌半點邪心。求爲可繼也。須積下十分善行。

沈慶之以司空致仕。柳元景。顏師伯。造訪鳴笳。列卒滿道。慶之在田間見之。曰。吾與公並起貧賤。一時顯貴至此。惟當共思損抑。車服之盛。何爲乎。挿杖而耘。不顧方其未遇。鄉里輕之。後見皆膝行而前。慶之曰。故是昔時沈公安用如此。

嚴君平賣卜城都市。有富人羅沖。餽以車馬衣

食。卻。之。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時。謂。名。言。

無。以。讐。隙。而。語。盡。無。以。新。交。而。歡。盡。無。以。小。人。過。悞。而。法。盡。無。以。順。風。使。帆。而。力。盡。派。里。跋。汲。長。孺。廷。折。天。子。長。揖。大。將。軍。九。卿。列。侯。靡。不。抗。諍。其。爲。二。千。石。與。周。陽。由。同。列。陽。由。驕。暴。長。孺。與。司。馬。安。等。未。嘗。敢。與。均。茵。非。畏。陽。由。也。能。遜。避。橫。逆。然。後。能。完。養。節。氣。耳。異。時。河。

東。太。守。勝。屠。公。與。陽。由。角。卒。併。就。戮。玉。石。不。俱。焚。哉。

苦。樂。無。常。境。得。失。無。定。形。秀。才。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惱。不。了。有。常。境。耶。塞。翁。之。失。馬。宋。人。之。產。犢。有。定。形。耶。人。處。苦。境。時。望。彼。境。以。爲。至。樂。及。到。彼。境。則。相。習。以。爲。固。然。久。之。又。成。苦。境。矣。相。遞。而。上。在。在。皆。然。諺。云。別。人。騎。馬。我。騎。驢。仔。細。思。量。我。不。如。回。頭。只。一。看。又。有。

挑脚漢人能常作如是觀則無日而不自得矣。

寒風淅瀝雨滴空階。雪霰敲窗。孤燈清寂。坐無
煖氣。一衾蕭然。當此之際。想念行旅。修途孤
舟。遠泊鷄聲茅店。人跡板橋。又或百事冗集。
萬無措辦。欲出門而打頭。連夜欲坐待而迴
腸。竟夕無不驚魂淒魄。截耳攢心。而今者幸
得無事靜坐。讀古人書。晤言多名理。鑪有未
死之灰。床有可擁之絮。耳熱酒後。茶沸鼎間。
卽此享造化之福多矣。而猶不自愛惜。更生
嗟嘆。抑何不知足也。

袁閔安之後。父賀爲彭城相。徒步徃省。至府門。
累日。吏不爲通。偶老嫗出見白夫人。乃呼入。
比辭去。遣車送之。不肯乘。郡人無有知者。僻
居力學。從父逢隗。並貴盛。餉閔。一切不納。常
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

日纂三集
爲奢縱。此卽晉之三郤矣。遂散髮絕世。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黃巾賊起。相戒不入其間。

李懌。京兆人。官學士。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收士有覆落者。乃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命懌爲之。笑曰。余少登科。蓋偶然爾。假令余就禮部試。未必不落。安能與英俊作式。

不求甚富。乃所以善貧。不求甚貴。乃所以可賤。不求極榮。乃所以免辱。譬之賭者。刻意求贏。則輸隨之。不賭則無贏。而輸何自來。此谷那律所謂以瓦爲之。則不漏。而相國寺道人賣賭。不輸方。但止采頭者也。

才氣屬陽。本爲發舒。而人復縱之以馳驟。如驚八駿而奔瑤池。心神屬火。本爲炎上。而人又重之以躁想。如促炙膏而沃烈焰。有不行盡如馳。而不亡待盡乎。誠於當下。按鞍回韉。撒

薪去膏卽爲小安樂法

學得一分痴呆多一分快活學得一分退讓多

一分便宜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已難過處只消
一個忍字

晏子出其御之妻從門間窺其夫意氣揚揚自
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國名顯諸
侯觀其志常有以自下者子爲人御自以爲

足妾是以求去也御者乃重自抑晏子怪而
問之以實對薦爲大夫

夏侯詳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
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嶺舊傳云刺史登
此輒代是山歷政莫敢到詳於其上起臺榭
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艷色令人慕只消耐過十年逆來令人忿略要
閃開一我

何元朗先生云。士君子讀書出身。雖位至卿相。常得一分秀才氣。方是佳士。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常有餘。其實不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徐文貞孫元春舉進士。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無恩之身。可以遠。謗。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凡人須是有堅忍不拔之操。天下事方有幹濟。堅忍不拔。俗所謂耐。耐之義。為耐饑耐寒。耐煩耐勞。耐辱耐窮。耐心耐事。耐官職。總之曰。耐久不耐。則脆薄輕佻。風雨燥濕。皆得侵蝕。未有能久者也。故識得此。上之為聖賢。定靜之學。下亦不失作忍耐漢。

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莫不有不如意事小兒叫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老如意事常少不如意事常多雖大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美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較貧人更甚故謂之缺陷世界人生世間總無足心滿意者達此理而順受之可少安矣

新昌有一士少年負氣筮仕得巖邑瀕行謁梁石門先生請教石門曰清慎勤居官三字符

也士人曰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語人曰石門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簡歸乃語人曰我不敢再見石門先生也

不踏無人之室不入有事之門不處藏物之所非以避嫌亦以遠禍

淡得一分乃能勝得濃艷一分退得一步方能

受得榮進一步。

爭先的徑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岳飛平楊么還。在路細書疏草。及上殿讀札。則謂高宗久缺胤嗣。請簡宗賢立之。高宗不悅。飛下殿面如死灰去。夫霍光迎立宣帝。禰萌驂乘。李德裕輔贊武宗。釁起捧冊。飛所處嫌畏。視二人益殊矣。乃其所請事利害。則又甚。

馬飛之死。雖秦檜爲之。高宗者。豈略無意也。又張魏公之出督也。陛辭與高宗約。曰。臣當先驅清道。望陛下六龍夙駕。約至汴京。作上元。飛聞知。曰。相公得非睡語乎。於是魏公憾之。終身此皆不自悔。任忠過而遠嫌。踈者也。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

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

李若拙奇偉尚氣節歷兩浙轉運使自以浮沈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與劉滅項之功謀則首推留侯戰則首推淮陰然其蘊藉處乃在圯下跨下忍之時用大哉陳餘不欲受笞而待躡於張耳便不能忍故

終無成功

貴人之前莫言窮彼將謂我求其薦富人之前莫言貧彼將謂我求其福是以羣居之中淡然漠然付之謹默可也窮也貧也皆命也非告人而可脫也

文清曰應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慎重處之

談賓有云。辯不如訥。語不如默。動不如靜。忙不如閑。予愛之重之。因作五言二句云。不言成吉慶。無事是神仙。

王昶家戒曰。夫立功者有二難。功就而身不退。一難也。退而不靜。務伐其功。二難也。樂毅帥弱燕之衆。東破強齊。收七十餘城。其功盛矣。知難而退。保身全名。張良杖劍。建築光濟。人漢辭三萬戶封。學養性之道。棄人間之事。卒

無咎悔。何其綽綽有餘豫哉。治家亦有患焉。積而不能散。則有鄙吝之累。積而好奢。則罹驕上之罪。大者破家。小者辱身。此二患也。樊宏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

之

孫樵與賈秀才書曰。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珍。必領驪龍。挾而不知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

紂爲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亡曆數。而不知甲乙。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

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

王渙之曰。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宦常以不遇處之。無事矣。此言近於達者。

晉杜預鎮襄陽。數餉洛中權貴。所親或諫之。預曰。吾非以求益也。欲免禍耳。後唐郭崇韜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

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讐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

孫叔敖疾將死。戒子封必無受利地。而請寢丘。曰。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也。後封果十世不絕。

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招網。

龜以殼而致亡。雉以尾而受羈。鸚以舌而取困。麝以臍而被獲。犀以角而就烹。金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故勇士死於鋒鏑。智士敗於壅蔽。好水者溺於水。馳馬者墮於馬。君子慎勿以炫露而招損也。

張安世柄國政。以謹密自周。每決大畫。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問焉。大臣不知其與議也。常有所薦引。其人來謝。安世大

恨絕不與通。有郎功高不調。來自言安世曰。此明主事臣。何與知乎。不許已而郎果遷。又每匿人過失。務從寬貸。自以父子封侯太盛。辭祿而身衣弋綈。夫人自績紡以故。富於人將軍而天子亦甚親信之。

陶柵林云。取人時。饒得一分。神明自慊。說人時。留得一句。夢寐自安。

或問黃魯直息謗。魯直曰。退一步行安樂法。說

三箇好喜歡緣。

土見峰云。鴻飛冲天。矰繳得而加之。虎豹之猛。獵夫得而制之。世之偃蹇驕亢者。安知其免於世也。老子有三寶。曰儉。曰慈。曰不敢爲天下先。

曾野樵云。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見悻悻自好之夫。應須防口。

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後

來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
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
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
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
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矣。

西蜀黃慎軒先生齋中一聯云。有三閒門以冷
閒。官以拙閒。心以澹閒。無諸苦。能忍不苦。能
儉不苦。能譬不苦。

天子宰相可生殺人。猶當酌三斗醞醋。况其他
乎。故忍衆竅門也。

爭名利。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
忌之念。撐門戶。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
人。妄生捫扯之計。

退一步前路愈寬。緊十分到頭難解。

行法到八九分。使知警戒。便罷。漫言滅門。刺史
破家。縣令使風。到八九分。留些餘地。更穩莫。

致臨崖失馬。船到江心。

周叔夜赴楚臬。請益於楊抑齋。答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凡事不可太要好。

袁甫自言能爲劇縣。荀最曰。唯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繪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壑。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

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最善其言。除松滋令。

趙德莊嘗宰餘干。趙忠定是其邑子。忠定初冠。多士適德莊在朝。忠定往謁謝。德莊語之曰。慎勿以一魁先置胸中。時以爲名言。

休邑有智尼。擁高資。與貴室往還。深垣密扃。雖白晝莫能窺也。曾一罹暴客。隣人集炬捍之。旣散。尼割一書冊給衆。令明日相質取酬金。

自是歲每一二發率割質如故一少尼廉其
非盜實隣者僞張以取酬因欲相訐尼曰不
可吾歲捐所餘以參若曹令遠近知盜終不
勝捍猶樹兵意也許之是自撒備而樹怨吾
不復安枕矣

韓魏公判淄川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
高科多爲顯職公獨滯筦庫處之自若於職
事未嘗苟且及爲開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

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重之曰此人要路在
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士無問爲高官
不爲高官委吏乘田卽一日之職務但求職
務內生出精彩莫於官爵上先討便宜

又稱曹操用兵如不欲戰故常以此取勝操非
知老子之學但知用之法耳老子曰善爲士
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爭善用人
者爲之下是謂不稱之德是謂用人之力

劉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趙守家。已而其叅政者突至。與從赫奕。不知其爲劉公也。頗易之。公逡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叅政問揖者爲誰。答曰。南坦公也。叅政大慚沮。

元末吳有陸叟。富甲江左。沈萬三出其門。爲運籌典計。一日叟歎曰。老矣。橫積必釀禍。悉推以與萬三。卜築陳湖之上。爲黃以老。

王翺典選。外孫賴某欲得給事中。祈夫人言之。後選縣令。大不樂。夫人咎翺曰。身爲冢宰。不能庇一外孫。翺正色曰。婦人安知大計。賴生年少登第。爲長令。子分過矣。如肯留心民事。吾位可到。何榮一給事乎。

文清曰。英氣甚害事。渾涵不露圭角最好。第一要渾厚。包含從容。廣大之氣象。只觀其氣象。便知涵養之深淺。

葛可久。朱彥修皆名醫。葛脉一人曰。子三年疝
發背不救矣。朱教以日飲梨汁。不致大害。後
果無恙。葛知其故。嘆曰。竟出朱公下。何醫爲。
悉取平生所論著焚之。曰。留之適以禍人。
凡事宜從淡素。食其穢。先食淡頭。曰。漸到其處。
若一時便要足意。無論勢不能。此後亦無餘
味矣。

鶯花馬首。便想清華。不念長安道上。尚有騎驢。
書生。月露毫端。原非究竟。當知瀛海洲中。豈
畜鬪鷄學士。

如今便可爾。何用畢婚嫁。韓昌黎達人至言。貧
者士之常。登枝勿捐本。殷仲堪誨子名語。
智者不與命鬪。不與法鬪。不與勢鬪。以患難心
居安樂。以貧賤心居富貴。則無逞而不泰矣。
以淵谷視康莊。以疾病視強健。則無逞而不
安矣。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
用人不可太驟。聽言不可太輕。處已不可太峻。

齒以堅毀。故至人貴柔。刃以銳摧。故至人貴渾。
神龍以難見稱。瑞故至人貴潛。滄海以汪洋難量。故至人貴深。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
裴行儉曰。士之志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

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也。楊
子沉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
南海。照隣投頽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
如行儉之言。

李文節燕居錄云。有炎然後有涼。有繁華然後
有衰落。誠當得意時。做得冲冲淡淡。清清冷冷。
寂寂寞寞。後來亦不過冷冷淡淡。寂寂寞寞。止矣。故
曰富貴貧賤。處之如一。

李文節燕居錄云。人處富貴。已是不好。消息到了。倘能謙恭忠厚。好行其德。猶可少延。乃有乘勢乘時。以欺人牟利。彼以爲操刀不割。失利之期。不知益速其禍敗耳。故曰。馬將駭。又驚之。繩將絕。重鎮之。此之謂也。

專氣致柔。毀光善下。直把身做至愚至賤。無知無識。甘于受白之垢。受天下之不祥。隨所遇的。都是聖人。都要愛敬供奉他。如此自然。毀不被私。我意氣減却也。

譽不營。榮辱不爭。自然與物同春。仁禮之意。秦昭王患楚使多健辯。謀之甘茂。茂曰。其健者來使。王弗聽。其懦弱。者來使。則王聽之。斯懦弱。者用。而健者不用矣。此用拙以折其所使也。宋江南徐鉉。有才名。致貢中朝。及歸。廷臣慮伴使乏才。藝祖乃取殿侍中。不識字者一人。趣令渡江。鉉恃其詞令。終日與語。其人輒

不答此使短以破其所恃也。二事皆老子餘智亦應敵一奇。彼爭妍恃才。殆未諳制人之術者。

李文節燕居錄云。凡生計祇專認一件便勾。一生受用若無爲并及管此圖彼。必至兩失。卽有所就筭來祇與認一件者一般。蓋分定也。自士農工商以及他事皆然。人但知此理。自無妄念矣。

文成公與人書。後生美質。須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余嘗與門人言。人家釀得好酒。須以泥封口。莫令絲毫泄漏。藏之數年。則其味轉佳。纔泄漏便不中用。亦此意也。

蓮之始開也。暮則復合。至不能合則落矣。余語張楙之曰。人家富貴如蓮始開。使嘗有收斂意。尚可長久。若一開不可復合。吾懼雕落之

不遠也。

國有漏網之奸野有不簡之利皆盛世事人家當隆貴時田或不稅債或不償逮其子孫一簡察絲毫無復遺漏往往笑其祖父之拙而不知已自處於衰季之世矣。

俗諺有淺水長流之說余深有味其言每見精神太用者無何而竭矣恩意太濃者無何而絕矣勢燄太熏灼者無何而滅矣受用太豐

美者無何而歇矣進趨太捷疾者無何而踰矣唐人詩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煖烘烘亦正此意。

自南池入雲門步過覆釜嶺憶龍谿先生語凡登高雖千仞眼所看止腳下一步地則形神相守而不勞遵而行之倏然過嶺如平地因悟平時上高山所以氣喘足酸數十武後便

欲踞地坐者。祇緣心目馳驟。策屣與以從之。欲速之念。爲之祟也。楞嚴經云。使汝流轉。心目爲咎。信然。信然。世間事。須留餘地。有餘地。卽動轉自如。如飲食小節。若過於醉飽。使腹中無復餘地。真氣不舒。往往致病。甚至悶絕而死者。有之。世人事。事欲盡興。愛使滿帆。風一時。豈不快心。第憂其難爲轉身路耳。

能于熱地思冷。則一世不受淒涼。能于淡處求濃。則終身不落枯槁。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享不可。反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于無事時。常作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

學道人。宜向冷淡中作活。莫鑽入暖熱處去。世間冷淡處。悞人少。暖熱處。悞人多。慈先訓云。世間如夢。人非不知。但見暖熱。又且去矣。自

古暖熱處誤却多少人

飽肥甘。衣輕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止者。殺身。

安詳是處事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洒脫是養心第一法。

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騁。事務簡約。無簿書酬應之煩。親朋斷絕。無徵逐遊燕之苦。生計羞澁。無

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仇。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勝貴。冷曹之文勝于要津。失路之文勝于登第。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

乾坤是缺陷世界。休擇便求全。長安是名利戰場。莫衝鋒陷陣。

但帶得一箇澹字來。一生歇宿有餘。但守得一箇簡字定。一生受用不盡。

張文饒曰。處心不可着。着則偏。作事不可盡。盡則窮。邵堯夫云。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覺。寒則心不着矣。美酒飲交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則事不盡矣。

交市人。不如交山翁。謁朱門。不如謁白屋。聽街談巷語。不如聞樵歌牧詠。今人失德過舉。不如述古人嘉言懿行。

立身不高一步立。如塵裏振衣。泥中濯足。如何超邁。處世不退一步處。如飛蛾投燭。羝羊觸藩。如何安樂。

世路風波。翻覆莫測。細思惟有讓。人爲妙。讓則爭者息。忿者平。怨者解。天下莫大之禍。俱消於讓之一字中矣。此聖賢大學問。常人得之。亦可以免禍獲福。

着手時。先圖放手。子房脫履虎之危機。進步處。便思退步。長源免觸羊之禍。穽。

凡人有好爭訟者。此不可曉。小事閑氣。往往爭告累年。不以是非爲曲直。惟以勝負爲強弱。甚有牽累至死。破產殆盡。傷情害氣。而不顧不恤者。此愚人之極也。昔有詩曰。些少爭差。莫若休。不經府縣與經州。費心吃打賠茶酒。贏得猫兒失了牛。最可念誦。

見事敏捷。應答如流。案無留牘。亦似可喜。然忙中十有九錯。還須以精詳沉重爲先。

呂本中當官箴云。當官處事。不與人爭利者。嘗得利多。退一步者。嘗進一步。取之廉者。得之嘗過。其初約於今者。必有垂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狄青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或勸去鬢間字。則曰。青雖貴。不忘

本也。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人如此。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稱人一句，是便是無限歡忻。世界原自缺陷，能忍耐便補得一半。自古成大事，立大功者，何人不從忍耐中得來。語云：登

山耐歹路，踏雪耐危橋。閑居耐俗漢，則忍耐之樂。受福寧有量哉。蓋世界缺陷，一忍耐便能退步。甘清淡，爭先的經路窄。退後一步，自寬平一步。濃艷的滋味短，清淡一分，自悠長一分。

歌器一滿，卽傾。常慮虧從盈處，伏謙卦六爻，皆吉。須知益自損中來。

陳堯佐居官，不妄進取。爲太嘗丞者，十三年不

遷爲起居郎者七年不遷。自議錢塘堤爲丁謂所紂。後丁益用事。專威福。故人子弟以公久于外。多勉以進取。公曰。唯久然後見吾守。如是十五年。後謂敗。公乃見召用。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

好勝必愚。智者必不爭。好辯必暗。明者必不言。好諛必貪。廉者必不苟。好怪必僻。通者必不異。

王秀之爲晉平。暮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

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

不。邀。人。敬。不。受。人。慢。大。抵。情。不。可。過。會。不。可。數。

抑。情。以。止。慢。踈。會。以。增。敬。然。後。故。舊。可。保。

醉。以。混。俗。醒。以。行。獨。醒。易。于。醉。醉。非。深。于。易。者。

不。能。漢。郭。林。宗。晉。陶。淵。明。唐。郭。令。公。宋。邵。康。

節。善。醉。也。夫。

清。名。清。福。造。物。所。吝。如。何。消。受。惟。橫。逆。毀。謗。庶。

可。解。之。獨。恐。不。來。來。則。當。以。歡。喜。心。領。

內。典。曰。聞。是。非。之。交。攻。聰。不。如。聾。見。傾。奪。之。相。

圖。智。不。如。愚。

中。黃。先。生。云。明。不。燭。物。此。言。極。有。味。若。洞。然。燭。

他。人。之。惡。不。隨。他。轉。而。已。此。外。不。宜。發。明。太。

盡。

每。作。一。官。卽。以。一。官。爲。止。庶。無。越。思。

古。詩。云。此。身。不。欲。全。強。健。全。健。多。生。人。我。心。又。

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體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守念。五。無。強。想。

中黃。去。主。六。則。不。斷。此。言。舜。亦。和。苦。同。然。斷。

圖。賢。不。收。愚。

內典曰。聞。是非。之交。交。斷。不。收。賢。良。則。事。之。時。可。辨。之。斷。恐。不。來。來。傾。當。以。灌。喜。心。發。誠。度。

昨非菴日纂三集解紛卷之十五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鄉有父子相訴者。陽明先生聽之。未終辭而感。哭俱去。柴鳴治問何言而致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先生曰。舜自以為不孝。所以能孝。瞽瞍自以為慈。所以不能慈。

辛元龍尉京邑時。万俟卨之孫。與岳武穆家爭。

田歲久不決。府委元龍裁斷。積案如山。元龍
竝不省視。卽判云。岳武穆一代忠臣。萬侯萬
助。檜逆賊。雖籍其家。不足謝天下。尚敢與岳
氏爭田乎。田歸於岳。卷昇於火。合邑稱快。
西門豹沈巫於河。不若宋均下令爲妖祠。娶婦
者皆娶巫家。不沈巫而自息也。孫子秀火水
仙太保之廬。碎其像。沈其人。不若程伯淳令
石佛放光明。明年當取其首以視。不火廬而自
止也。凡姦詐害民者。害不及身。故以爲利。若
移其害於彼。彼將自採。不服而能害人。以自
利乎。善治邪者。使邪自苦。

高宗好養鵠。躬自收放。有士人題曰。鵠飛騰
遶帝都。朝收暮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
沙漠能傳二帝書。帝聞之。召補官。

唐德宗幸梁中書。齊映從駕。至清涼川。見旌旗
蔽野。上心駭。乃梁帥嚴震具軍容迎謁。

上喜令震登騎作朕主人。映叱震與至尊導馬。帝後責映以不諳事。映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上歎賞。

由禮門知秀水。值造冊躬自核實。民有議均里甲槩及士夫者。公曰：仕民有等。爾子孫後豈無登仕者乎？優仕于今。政以詒恩于爾後。此不均之均也。及編審畢。民帖然稱平。

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急之事愈宜緩。處至大之事愈宜平。處疑難之際愈宜無意。

憬然錄曰：莫因事變之來。便倉皇失措。惟先定已之心。心定自有區處。

復所曰：凡人正當議論人時。一團盛氣。若遽阻他。反不投機。更伸其辨。是增人之過。亦已之過也。且自繇他待他。氣平方緩。與說更於無

人處私自化之。尚可使改。

王安國安石弟。以茂才入對。帝問卿兄秉政。若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甫吹笛于內。兄諭之曰。請學士放鄭聲。平甫卽應曰。幸相公遠佞人。

何文淵守溫州。有兄弟惑婦言而爭訟者。何判云。祇綠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鴈影分。兄弟悔服。

凡善抹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若人怒彼不是。我却以爲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也。漢田蚡繫灌夫罪至族。寶英上書武帝。言夫名冠三軍。蚡因盛毀夫所爲。灌夫不免。宣帝怒蓋寬饒。怨謗鄭昌。上書謂寬饒進能憂國。退能死義。特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帝怒不聽。寬饒自刎。北闕下。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

書救之。謂東坡爲天下奇才。令其子恕齋至。登聞鼓院。恕徘徊不敢投。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吐舌色動。謂深得張恕力。凡此皆不善抹人者也。翟璜面折魏文侯。非仁君。以得中山。不封弟而封子也。文侯怒。任座謂君仁則臣直。以是知侯爲仁君也。文侯乃復名翟璜。唐穆宗時。崔發毆曳中人。因下獄。李勃張仲方倫等申抹。皆不聽。李逢吉獨從。容言曰。崔發果大不恭。然其母年八十。因子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治天下。所宜矜念。上愍然曰。諫官但言發寃。從未有言其不恭。并及其老母者。如卿言。朕何爲不赦之。凡此皆善抹人者也。善哉。吳曾之言曰。止罵所以助罵。助罵所以止罵。又曰。勸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怒則執轉甚。觀上數事。具驗之矣。

齊晏嬰短少使楚楚故爲小門延嬰嬰不入曰
使狗國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
曰齊無人耶何使子也對曰齊擇賢者使賢
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嬰不肖故使王耳頃之
王命縛一人來曰齊人坐盜王視嬰曰齊人
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于江南至江北爲枳
枝葉相似其實味甘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
生於齊不解爲盜入楚則爲盜其實不同土
使之然也王笑曰寡人反取病焉

盛景爲縣令有盜數百夜劫庫景潛登庭樹賫
硃墨二芷俟盜出入濡筆洒其衣明日閉城
門密命邏者衣有迹者悉捕之不失一人
張萇年爲汝南太守劉崇之兄弟析家貧惟一
牛爭不能決訟于郡庭萇年愴然見之謂
曰汝曹當以一牛故致此競脫有二牛必不
爭乃以已牛一頭賜之於是境中各相戒約

咸敦敬讓。

周舉爲并州刺史。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輒一月寒食。歲多死者。舉到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惑解而俗易。

馮道根守鍾離山。魏中山王英率衆攻城。梁命韋叡救之。進頓邵陽洲。塹洲爲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圍遂解。

張彀判同州。出兵備邊。州徵箭十萬根。以雕鴈羽爲之。價翔踊不可得。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萬一有責。下官任其咎。一日之間。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張愷知江陵。時大軍征交趾。所過州縣無不遭

譴者道江陵。愷以鼎肉餉軍。一軍咸喜。總帥
竒之。欲試愷倉卒。曰。哺取火爐。及架數百。愷
命木工以方漆卓。鋸半脚。卽其中坐鐵鍋。燃
火。又取火燎數千。愷遍收民家葦簾。應之。又
取馬槽千餘。愷使針工。并各婦人。以綿布縫
成槽。綴槽口以繩。用木椿張其四角。飼馬良
便。卷收。前路足用。總帥嘆曰。真用世竒才。
許將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王

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罪元祐諸人。欲舉漢唐
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
者。未嘗殺戮大臣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
將諫曰。恐非盛德事。哲宗嘉納之。所謂談言
微中者也。

唐大將田希鑒。附朱泚。泚敗。李晟以節度使巡
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
希鑒不復疑。晟伏甲兵而宴。宴畢。引諸將下

日集三集
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
爲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
郎不得無過。并立斬。

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
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王廞之敗。沙門曇永
匿其幼子華。使提衣囊自隨。津邏疑之。永訶
曰。奴子不速行。播之。數十繇是得免。二事相
類。若郭子儀殺羊而裴諝劾之。李愬進兵而
溫造彈之。亦此意也。

仁宗靈駕到永昭。墓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有
司憂駭。韓魏公至。諸使見公。鈞公旨。皆欲不
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違葬
期。後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
覆。臣下何以當責。一坐歎息。服其臨變處事
不苟。旣到皇堂。棟廼不損。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
從軍。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
青忽稱疾。暫如內。坐。使人喻孫元規。令暫
主滯行酒。少服藥。迺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
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
崑崙矣。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
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壻。既語之曰。我以
此付爾。壻立家。爾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五代徐知誥兼中書令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
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
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
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
莫知所爲。伶人申漸高徑前爲詼語。掠二酒
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間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

有巫楊媪因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適如其言民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息

李文祥有才能與萬安之孫弘璧爲同年進士安欲引爲已附使弘璧延款於家屬題畫鳩文祥卽奮筆作詩末云春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作已功

施佐與弟佑俱致仕歸家以田產積隙親友分

解不能同邑嚴鳳素以孝友著一日佑告以爭產事鳳顰蹙曰吾兄苦懦令得如爾兄強毅盡奪田吾復何憂因揮淚不已佑乃惻然感悟遂拉鳳詣兄宅且拜且泣佐亦垂涕遂各以田相讓友愛終身二姓至今蕃衍

安守忠知易州治尚簡靜嘗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闖者倉卒入白守忠言咲自如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

丙吉知陳留。有富翁年九十無男。娶鄰女一宿而死。後產一男。至長。其女曰。吾父娶一宿身。亡。此子非父之子。爭財數年不決。丙吉云。嘗聞老翁兒無影。不耐寒。其時秋暮。取同歲兒。共解衣試之。老翁兒獨呼寒。日中果無影。遂直其事。

韓延壽守左馮翊。民有昆弟相訟者。韓嘆曰。風化大傷。咎在馮翊。因移疾不視事。閉閣思過。訟者深自悔謝。郡中翕然化之。

楊雲才多心計。每有繕修畧。以意指授之。人不知所爲。及成。始服其精妙。爲荊州同知。日當郡城改拓。時錢穀之額。已有成命。而臺使者檄下。欲增二尺許。監司謀詣守令。欲稍益。故額。雲才進曰。某有別畫。不須費一錢也。次日馳至陶所。命取其模以獻。怒曰。不佳。盡碎之。而出。已所製模付之。曰。第如式爲之。諸工視

其式無以異也。然雲才實於中，陰溢二分許。積之得如所增數，城成白其故。鹽司乃大服。汪應軫當武宗南巡，抗疏直諫。廷杖幾斃。出守泗州。泗州民情弗知農桑，軫首勸耕，出帑金買桑，教之藝。募桑婦教之蠶。郵卒馳報武宗，駕且至。他邑徬徨，勾攝爲具。民至塞戶，逃匿。軫獨凝然弗動，曰：吾與民素相信，卽駕果至，旦夕可集。今駕來未有期，而科派四

出。縱吏胥爲奸耳。他邑用執炬夫役以千計。伺候彌月，有凍餓死者。軫命縛炬榆柳間，以一夫掌十炬。比駕夜歷境，炬伍整飭，反過他所。中使絡繹，恣索無厭。軫計中人陰懦，可懾以威，乃牽壯士百人，列舟次，呼諾之聲震遠近。中使錯愕，不知所爲。軫麾從人速牽舟行。頃刻百里，遂出泗境。武宗至南都，令泗州進歌女數十人，蓋中使啣軫而以是難之。

也。軫奏泗州婦女荒陋。且近多流亡。無以應
敕旨。臣向所募桑婦若干人。倘蒙納之宮中。
俾受蠶事。實於王化。有禪詔且停止。

明鎬知并州。奏擇習事者守堡砦。軍行娼婦多
從之。鎬欲驅逐。惡傷士卒心。會有忿爭殺娼
婦者。吏執以白鎬。曰。彼來軍中。何耶。縱去。不
治娼閭。皆走散。

楊璉授丹徒知縣。會中使如浙。所至縛守令置
舟中。得賂始釋。將至丹徒。璉選善泗水者二
人。令著耆老衣冠。先馳以迎。中使怒曰。令安
在。汝敢來謁我耶。令左右執之。二人卽躍入
江中。潛遁去。璉徐至。給曰。聞公驅二人溺死。
江中方今聖明之世。法令森嚴。如人命何。中
使懼。禮謝而去。雖歷他所。亦不復放恣云。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先是蠻夷酋長皆服金冠。
以金多者爲豪。遽相凌辱。每尋干戈。毗患之。

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置坐側對之。慟哭曰。此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來欲殺吾耶。一無所納。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文帝聞而善之。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于人。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汝幼時適爲汝主之耳。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泣而聽命。

文聘守江夏。孫權將數萬衆。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未及補治。聘聞權至。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委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不有密謀。必有外救。遂不攻而去。

桓謙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破斬之。初謙至枝

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許爲內應。至是簡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

虜域守華陽後魏軍攻圍南鄭時乏糧人情懼州有空倉數十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

李廣守上郡匈奴大入廣從百騎匈奴有騎數千陳山上百騎欲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走則彼追射我立盡我留匈奴必以我爲

大軍之誘不敢擊乃令諸騎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止又令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且近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各引去不敢擊。

霍王元軌爲定州刺史突厥入寇州人李嘉運與虜通謀事洩高宗令元軌窮其黨與元軌曰強寇在境人心不安若多所逮繫是驅使叛也乃獨殺嘉運餘無所問因自劾違制上

覽表大悅。謂使者曰：朕已悔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

蘓軾通判密郡。有盜發而未獲。安撫使遣三班使臣領悍卒數十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強入其家。衆畏罪驚散。民訴于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軾徐使人招出戮之。

杜紘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紘至旬日。處決立盡。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爲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紘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爲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爲妖。遂誅之。

劉琪知潭州。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琪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言兵且至。今屬州縣具

日纂三集
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存者無幾。遣兵一戰。敗之。誅其首惡。餘隸軍籍。

趙尚寬知河中府。神勇卒。苦大較貪虐。刻匿名書告變。尚寬命焚之。曰。妄言耳。衆乃安。已而奏黜大較。分士卒隸他營。

劉几知保州。方春大集賓客。飲至夜分。忽告有卒謀爲變者。几不問。益令折花勸坐。客盡戴益酒。密令人分捕。有頃皆擒至。几遂劇飲。達旦。人皆服之。號戴花劉使。

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到。修城隍。遠斥堠。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魏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閑暇。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魏軍糧運絕。引退。閒時忙做。忙時閒做。

日纂三集
道根之謂乎。

周之屏在南粵時。江陵欲丈量。有司以徭僮田不可問。比入覲。藩臬郡邑合言于朝。江陵厲聲曰。只管丈。屏悟其意。揖而出。衆尚囁嚅。江陵笑曰。去者解事人也。衆出問云。何曰。君相方欲以法度齊天下。肯明言田不可丈耶。伸縮當在吾輩。衆方豁然。

段秀實以白孝德薦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爲副元帥。居蒲。子晞以簡較尚書。以行營節度使屯邠州。邠人嗜惡者。竄名伍中。白晝頡頏於市。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瓮盜於道。甚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言。秀實曰。天子以生人付公。公見人被害。恬不爲意。如大亂何。孝德曰。願奉教。秀實曰。公以某爲都虞候。某能爲公已之。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入市取酒。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槃上。

植示門外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解佩刀選老甃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皆出秀實笑而入曰殺一老兵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然秀實因曉之曰尚書負若耶副元帥負若耶柰何欲以亂敗郭氏俄而晞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今尚書恣卒爲暴亂天子邊罪及副元帥矣今邠惡子弟胤名籍中殺害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

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載拜曰公幸教隨叱左右解甲秀實曰吾未哺食請爲我設具已食又曰吾疾作願一宿門下遂卧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拆衛之明日晞與俱至孝德所陳謝邠賴以安

呂公孺知永興軍徙河陽洛口兵千人以久役思歸奮斧鉞排關不得入西走河橋觀聽洵洵諸將請出兵掩擊公孺曰此皆亡命急卽

變生卽乘馬東去。遣牙兵數人迎諭之。曰：汝輩誠勞苦，然豈得擅還一渡橋，則罪不赦矣。太守在此，願自首者止道左，皆竚立以俟。公孺索倡首者，黥一人，餘復送役。所語其較曰：若復偃蹇者，斬而後報衆帖息。

高定子知夾江縣時，鄰邑有爭田者，十餘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察知，偽爲質劑，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

得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

溫造爲京兆尹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團集拒命，歲餘。憲宗深以爲患，造請以單騎往。至其界，梁人見造，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宣詔，敕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負過出入者，皆不捨器仗。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塲中，設樂，三軍並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筵前臨。

堦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
索上掛其刀劍而食酒至數巡鼓噪一聲兩
頭齊力稱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
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斬之南梁人
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李亨爲鄞令民有業圃者茄初熟鄰人竊而鬻
於市民追奪之兩訴于縣亨命傾其茄於庭
笑謂鄰人曰汝真盜矣果爲汝茄肯於初熟
時併摘其小者卽遂伏罪

王潛領并州刺史有婦人臨水浣衣有乘馬行
人換其新靴去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潛召
居城諸姬以靴示之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
劫害遺此靴焉得無親屬乎一姬哭曰兒昨
着此靴向妻家也捕而獲之時稱明察

薛簡肅公奎帥蜀民有得僞蜀時中書印者夜
以錦囊掛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者萬計

日暮三集
皆洶洶出異語。且觀公所爲。奎顧主吏藏之。畧不取視。民乃止。

張希崇守祁州。郭氏有義子。自孩提撫至成人。因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助而訟之。前後不能定獄。希崇覽其訴狀。斷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假稱義子。辜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生涯并付親子。訟黨依律定刑。聞者服其明斷。

張鷟在河陽。有客失驢。因捕急。盜乃夜放驢而藏其鞍。鷟令客勿秣驢。夜縱之。驢尋向所餵處。遂捕其家。得鞍。人服其智。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寶物兩盒。值金百鎰。尋爲盜所得。天后大怒。長史曰。三日不得盜罪。死。長史懼。謂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

吏卒曰。一日不擒獲先死。吏卒計無所出。遇湖州別駕蘓無名。相與請之。至縣。卒白尉曰。得盜物者來矣。尉怒曰。何誣辱別駕。無名笑曰。吾歷官擒姦摘伏有名。此輩請爲解阨耳。尉白長史。無名請見后。對玉階乃言曰。若委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盜吏卒盡以付臣。爲陛下取之。亦不出數日耳。天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至月餘。值寒食。無名盡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爲侶。於東北門伺之。見有胡人與黨十餘。衣縷經。出赴北却者。可踵之。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諸胡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而哭不哀。旣徹奠。卽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執諸胡。而發其塚。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天后問無名。卿何術而知此盜。對曰。臣非有。

他計但識盜耳。當臣到都之日，卽此賊出。墓之時，臣見卽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食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足知其墓。賊卽設奠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笑，喜墓無損傷也。向若陛下迫切府縣擒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悅，賜金帛，加秩二等。

劉皓初爲林城令，決事嚴明，會鞠劫盜獄吏令盜僞通買物者十餘人，乞追證，意欲乘時規利。皓佯爲無能者，判曰：並要正身，違限重斷。及期如數勾至，皆衣服鮮潔，豪子也。皓命屏鞠獄吏，別以他吏引賊至庭下，認之，皆無識者。皓曰：爾能通姓名，而有不識者乎？賊愕然，實告。命盡釋之，吏置重法，一境欽畏，不敢欺。皓謂諸吏曰：我河北村秀才，深知民間利病。

爾宜屏縮以候來者。

嘉靖間倭寇大作。張經巡方至嘉禾。賊目武塘將逼城。公出酒百餘甕。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載以二小舟。投數健兒。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賊見逐之。健兒浮水遁。賊入舟見冠服文牒。信爲犒兵也。呼類歡飲俱醉。復作飯食之。一時流血暴死者七八百餘。賊知中計。遂相戒勿食。民間遺物會雨驟至。又無所得。食淋漓饑困斃者益衆。遂去。

唐宣宗懲闈宦之橫。令狐綯密奏云。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此法可行之爲僧道者。尤可行之於汰兵。

聞人頴立初簿江都。旣擢知崇德縣。時事孔殷。過軍譁然。微功必欲挾邑宰代申。希賞事出倉卒。乃于各人券曆中批云。破賊有勞。乞行推賞。以縣印倒用之。洎考功行下。詰問則申。

以乞驗印文。正用者是廟堂竒之。
南唐烈祖殂。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學士李
夷鄴曰。此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
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
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
百僚裂之事。遂寢。

宋神宗以北虜將入寇。亟取民車爲戰具。民大
驚擾。存中入侍。神宗顧曰。卿知籍車事乎。曰。

未知車將何用。神宗曰。北虜以多馬取勝。惟
車可以當之。曰。敵之來。民父子不保。何暇恤
車。姑籍其數。而未取。何傷。神宗曰。卿言有理。
存中曰。車戰之利。古人所謂輕車者。兵車也。
五御折旋。利於輕速。今之民車。輜車。重大。椎
櫟。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則
跬步難進。故俗謂之太平車。恐兵間不可用
耳。神宗益喜。曰。無人如此語。遂免籍民車。執

政問存中曰。君何術而立談罷此事。存中曰。聖主可以理奪。不可以言爭。若車可用。其敢以爲非耶。

人主官闈中。少有偏暱。臣子不可過爲排擊。如漢高祖欲易太子。張子房惟安太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戚天人也。袁盎惟止慎夫人。不能使帝必去慎夫人也。蓋與后並坐已耳。不能使帝必去慎夫人也。蓋內闈燕私。人臣自有不敢訟言者。使果能令

二帝去。二夫人亦豈人臣之福乎。

陳忠肅公智明慮遠。事無大小。必原始要。終驗如符契。方赴召命至闕。聞有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公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奸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勢等家族。及妄言携劔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副時宰錄。

本于省中。其後京黨欺巫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繇有此迹。不可泯也。

王文正公與人寡言笑。語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郡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韓魏公與歐曾同事兩府。歐性素褊。曾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以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

真宗不豫。李文定以宰相宿內祈禳。時太子尚幼。八大王元嚴者。頗有威名。問疾禁中。累日不出。執政患之。偶翰林司以金盃貯熱水。過問之。王所需也。文定取案墨筆攪水中。盡黑。王見之大駭。意其爲毒。卽上馬去。金兀术抵白沙。去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宗澤對客圍棋。笑曰。何事。張皇。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銳數千。使繞出敵後。

日纂三集
伏其歸路。金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
果敗。

統制酈瓊率諸軍縛廬州節制呂祉歸劉豫。張
魏公浚方宴僚佐。報至。公色不變。徐曰。此有
說。樂飲至夜分。廼爲蠟丸遣死士持遺瓊言。
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
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吏
密以聞。舜卿置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
數日。虜牒送牒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
亾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
沮盜者亦得罪。

趙從善尹臨安。宦寺欲窘之。一日索朱紅桌三
百隻。限卽日。從善于市中取茶桌。一樣三百
隻。糊以清江紙。用朱漆塗之。咄嗟而成。兩宮
幸聚景園。回索火炬三千枝。限以時刻。從善

命於娼家。取竹簾束之。頃刻而辦。

苗劉之亂。張魏公浚在秀州。議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爲賊用。恐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

其姓名不荅。攝衣躍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日夜來獲奸細。

陝右錢舊以鐵。有議更銅者。會所鑄子不踰母。謂亾利遂止。伊川聞之曰。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省。私鑄者衆。費多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錢歸公上。非國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塩直者。伊川曰。價平則塩易洩。

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入必倍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

余友徐伯鷹仕宦三十年家業不逾中人宗中兩紳爭尺寸地至治兵相攻伯鷹出橐中貲人與百五十金爭乃罷此與古人毀璧止鬪何異但難爲受者耳罷官歸詩酒自娛嘗夢中得句曰風清鳥定泉鳴枕夜靜僧歸月滿牀境甚幽殆有所自也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語之曰天下事未有是全在我不是全在別人之理但念自己一個不是卽吾之氣平但說自己一個不是卽人之氣亦平矣

唐時孝子王漸作孝經義五十卷凡鄉里有鬪訟漸詣門高聲誦一卷多爲慚謝

秦王以連環送君王后求解君王后對使擊碎之云已解竟齊神武令文宣治亂絲文宣抽

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
剗繁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懼。用以學道。必
能懸崖撒手。作自繇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
終放捨身命不得也。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語半言。看透陰陽
顛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
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焚於通衢。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
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旦。
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問王旦。旦曰。
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
上曰。何以荅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
北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日集三集
佩刀斷之曰。亂者當斬。如此膽識。不特可以
剗繁劇。當艱鉅之投。無所疑懼。用以學道。必
能懸崖撒手。作自繇自在人。不然。瞻顧前後。
終放捨身命不得也。
點破無稽不根之論。只須冷語半言。看透陰陽
顛倒之行。惟此冷眼一隻。

趙普爲相。於廳事坐屏後。置二大甕。凡有人投
利害文字。皆置中。滿卽焚於通衢。

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
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責之。真宗以問王旦。
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上大喜。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上問王旦。旦曰。
東封甚近。車駕將出。以此探朝廷之意耳。
上曰。何以荅之。公曰。只當以微物而輕之也。
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

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帛六萬事。屬微未仰依。嘗數與之。今後永不爲例。

曹瑋善行兵。當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下某食。卽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

李順黨中有殺耕牛避罪逃亾者。張詠許其首身。拘母十日不出。釋之後拘其妻。一宿而來。公斷云。禁母十夜。畱妻一宵。倚門之望。何疎結髮之情。何厚。舊爲惡黨。今又逃亾。許令首身。猶尚顧望。就市斬之。於是首身者繼至。並遣歸業。民悉安居。

真宗至澶州。賊猶未退。寇準曰。六軍心膽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賊矣。上因御澶之北門。將士望見黃屋。皆呼萬歲。聲震原野。勇

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聽。薛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較李申。財豪鄉里。誣兄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己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嫂侄訴于州。申行賂。

嫂侄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狄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嘗。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

氣百倍。

宋明肅太后欲以袞冕謁太廟。諫疏交上。俱不聽。薛奎關右人。語氣明直。不文其談。獨於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

韓億知洋州。有大較李申。財豪鄉里。誣兄子爲他姓。賂里嫗之貌類者。使認爲已子。又醉其嫂而嫁之。盡奪其奩橐。嫂侄訴于州。申行賂。

嫂侄反自誣服。受杖而去。積十餘年。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寃。因取前後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立庭下。出乳醫示之。衆皆伏罪。子母復歸如初。

狄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爲嘗。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晨起。諸將立甚久而。

青尚未坐治。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艸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上從之。

英宗遇貂璫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雖大臣亦惑之。韓琦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簾前亦屢以此爲對。人情知公不搖。妄傳者遂息。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旨。

韓魏公潛察英廟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使天下識官家。

上然之。咨太后。太后怒曰。何不先稟孩兒。未安。恐未能出。公曰。可以出矣。后曰。人主出不可不備禮儀。方處喪。素仗未具。公曰。此小事。朝廷願旨。卽辦。不數日。素仗成。公上。遂幸相國寺。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卽還政。治平中。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知何事。時太嘗少卿祝諮館伴。旣受命。先見樞府。已而見丞相韓琦。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

使人議及十事。第二云。授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主飲食。而不及他語耶。公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某辭。對辯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此人入事。正中。公所料。夏人竦服。知永興軍起。居舍人母湜上言。乞廢陝西鐵錢。朝廷雖未從。其鄉人知之。爭以鐵錢買物。賣者不肯受。長安閉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是

日纂三集
愈使惑擾也。乃召絲絹行人，出其家縑帛數百疋，使買之。曰：納直盡以鐵錢，勿以銅錢也。衆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入內都知任守忠者，姦邪反覆間諜兩宮。時司馬溫公、呂諫議凡十餘章請誅之。英宗未施行，宰相韓琦一日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公已僉書矣。叅政趙槩難之，問歐公曰：何知曰：弟書之。韓公必自有說。公坐政事堂，以頭子

勾任守忠立廷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安置，取空頭勅填之差。使臣卽日押行，意以爲少緩，則中變矣。

劉廠奉使契丹，公素知虜山川道里。虜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都河。公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中京，何不道彼。蓋虜人故迂其路，以地險遠，誇使者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愧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

如馬而食虎豹。虜人不識以問公曰。此駿也。言其形狀聲音。虜人益歎服。

金人新和。徽宗命衛膚敏爲生辰使。公言虜生辰後天寧節五日。金虜未遣使。而吾反先之。萬一不至。爲朝廷羞。請至燕山候之。脫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上然之。金人果不來。公置幣而返。

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文身。自號能殺人。衆皆憚之。雖監司州將未敢發。程明道至。其人不安。輒言曰。外人謂某自盜官錢。新主簿將發之。某勢窮必殺人。言未訖。先生笑曰。人之爲言。一至於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服。安能殺人。其人嘿不能言。後私償其所盜。卒以善去。

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

日纂三集
則自今帥府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
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若擢而用之使解
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上曰王旦善處大事
真宰相也

田叔爲魯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
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
搏二十怒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王
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叔償之叔曰王自使
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
乃盡償之

李崇都督江西壽春縣人苟泰有子三歲遇賊
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
竝有鄰証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
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幸遇疾暴
死矣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
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

田。廿。夫。對。良。并。同。總。賦。奉。自。家。三。家。各。言。子。
李。崇。潛。贊。武。西。壽。春。總。入。荷。泰。有。子。三。歲。豈。類。
心。盡。賞。之。日。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主。魯。
人。賞。之。不。爾。是。王。為。惡。而。賦。為。善。也。然。是。王。

昨非菴日纂三集悔過卷之十六

閩中昨非居士鄭瑄漢奉甫輯

徐庶少時任俠擊劍。幾死人手。折節學問。遂與
臥龍齊名。胡安國少時桀驁不可制。其父鎖
之空室。先有小木數百段。盡取刻為人形。父
乃置書萬卷其中。三月覽盡。為世大儒。張仲
舉少好蹴鞠。走馬作音樂。父兄以為憂。一旦
翻然易業。卒以詩文名海內。故知學問文章。

日纂三集
俱當善變氣質如此。

蔡虛齋曰。禍莫大於縱已之慾。惡莫大於言人之非。壇經云。嘗見自己過。與道卽相當。又云。若真修行人。不見世間過。與吾言之旨甚合。

宋仁宗時。一夜三更。有中使於慈聖殿傳宣。慈聖起著背子。不開門。但於門縫中問云。傳宣有甚事。中使云。皇帝起飲酒。盡問皇后殿有酒否。慈聖云。此中便有酒。亦不敢將去。夜已

深。奏知官家。且歇息去。更不開門。納中使。仁宗嘉而悔之。元順帝后弘吉刺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再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噫。若兩君者。可謂抑情以就善者矣。

洪武初朝。臣上疏有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疏曰。此不敬。此

日集三集
詆謫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
朝廷耳。太祖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
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
異以膏沃火。向非濂言。幾不誤罪言者。
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既還。怏怏不平。嘗
內集分題賦詩。其女得蠟燭。有云。莫訝淚頻
滴。都緣心未灰。浮休有慚色。自是無復躁進
意。

果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祚人材。因問溫公如
何。張曰。大賢也。果曰。然則相公在臺諫時如
何。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
做官。故如此。

庾褒父在嘗戒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余廢先
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責。三十陶士
行侃。每飲酒。量有餘。而限已竭。或問故。曰。少
有酒失。慈母見約。故不敢過。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寇萊公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學。長時悔。見事不學。用時悔。醉發誑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尚幼。而父母死。馮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

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破鑛良金。懼夾雜鉛錫。減色藏山。美玉慮裹包。珞石埋光。得逢烈火。精鋒方信。賢師益友。追思往事。自謂無失者。過不改而善不進也。慾不除。似蛾撲燈。焚身乃止。貪無了。如猩嗜酒。

鞭血方休。

節使李端愿。叅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大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大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宋景濂安置茂州。道遇高僧。與語曰。吾聞內典。善惡必報。吾平生所爲。自謂無愧。何至是哉。

僧曰。先生於勝國。嘗爲官乎。曰。編脩僧。默然。濂是夜自經死。

許真君少時好畋獵。一日射中一鹿。鹿母爲舐瘡痕。良久不活。鹿母亦死。真君剖其腹視之。腸寸寸斷。真君大恨。悔過。拆弓矢入山修道。後証仙品。

三國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賢。薦爲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

又公論之人前。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
貴德淵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
之益友。今不幸。岱復何繇聞過。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顓數諫正之。
及被謫。李歎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
日。

陶柎林云。卒然逢人怒罵之時。一生病痛。有父
兄所不及。誠師友所不及。規者都被和盤托
出。此際正須返觀。速改。不可艸艸聽過。

吳懷野先生萬曆庚辰捷禮闈。不待廷試而歸。
閻太尊月川公來訪云。公旣進一步。須不改
舊時光景。方好。懷野謹受命。次日答拜。舊規
戴忠靖冠服錦繡。閻一見曰。此何衣。出何典。
懷野隨易儒衣儒冠。閻公責善。吳公服善。俱
有古人風。

王洪軌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

棄郡奔建業。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更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季本爲建寧府推官。遇事敏決。庭無畱獄。嘗斷重獄。事已麗辟。爰書俱就。後覺其誤。大悔之。比擢去。悉爲記達。諸司令後斷者。得據記以解。其訟過之勇如此。

宋申顏自謂不可一日不見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過一日不見。則不聞過矣。俱貧。僅有一衣。相更而服。

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東還。瞻遺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嘗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人之處世。能嘗悔往事之非。前言之失。往歲之未。有知識。則其德之進。所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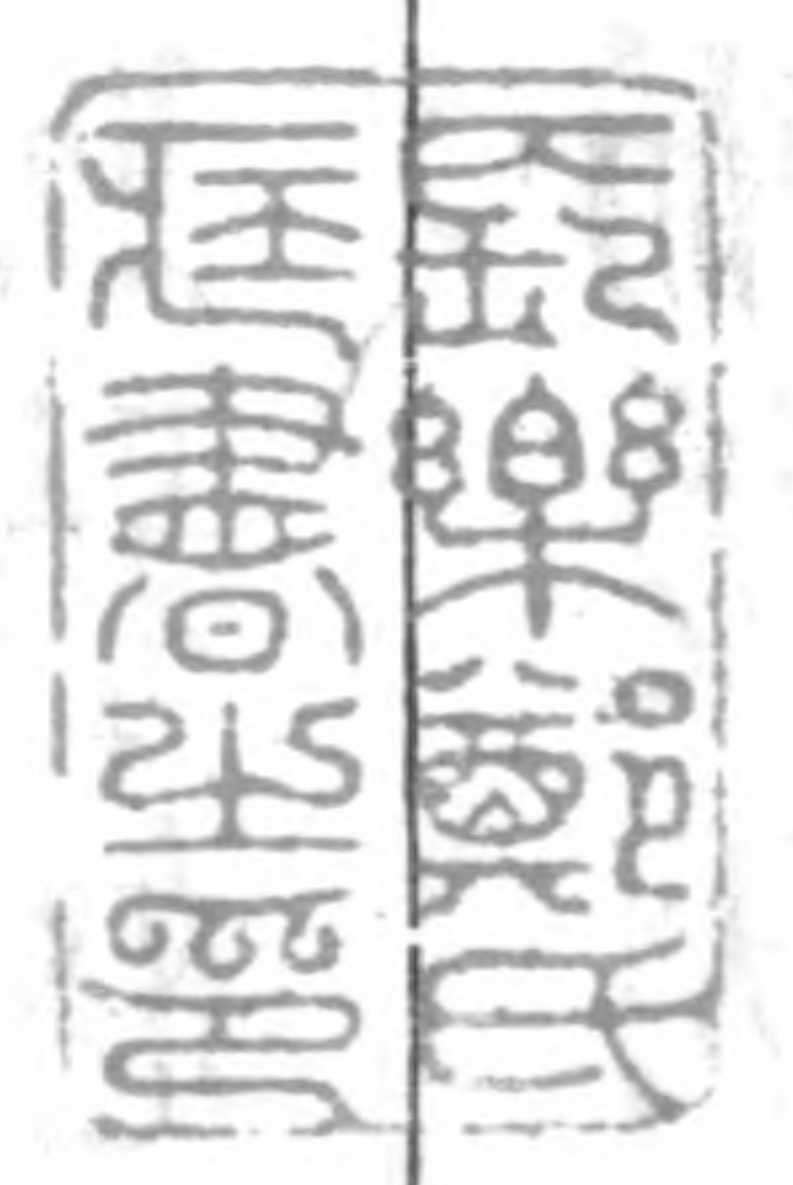
宋呂文穆公微時。極貧。故有渴睡漢之誚。比貴。

盛喜食雞舌湯。每朝必用。一夕遊花園。遙見
墻角一高阜。以爲山也。問左右誰爲之。對曰。
此相公所殺雞毛耳。公訝曰。吾食雞幾何。乃
有此。對曰。雞一舌耳。相公一湯用幾舌。食湯
凡幾時。公默然省悔。遂不復用。

宋蔡齊喜酒。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
太夫人已年高。頗憂之。賈存道爲詩示公曰。
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
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矍然起謝之。
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呂祖謙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
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
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
可爲變化氣質法。伯恭舊時性極褊。後因病
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
此好。

人到諸事沉溺時。能迴光一炷。此一炷是起死。迴生之靈丹。千生萬劫。不致墮落者。全靠此。



茹家專對。因又錄只。錄一冊。簡語。早與聞香。

呂師精少。劫世。寐暴。兼。貪。不。收。意。更。如。其。

自是。非。賤。客。不。博。醉。絲。良。未。嘗。至。輒。示。公。口。

恩。其。未。辨。醉。收。其。錄。對。可。豈。公。嬰。然。步。攜。及。



卷之三